



# 从金华山到幽州台 从“文宗”到“蜀学”

## “名人大讲堂”再次设坛名人故里，王红教授深度解析唐代诗人陈子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  
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啸

蜀地丰饶，钟灵毓秀。自古以来，这片土地滋养出诸多光耀千秋的骄子，陈子昂就是其中之一位。

在南北朝尤其是齐、梁、陈和隋唐初期，辞藻绮丽的乐府宫体诗歌，以宫廷和士族生活为主题，极端追求韵律，遣词造句，言之无物，诗歌沦为文字游戏。在此重要关头，陈子昂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齐梁诗风，提出回归“风雅兴寄”的诗歌正统，恢复建安气质、魏晋风骨，并坚持以汉魏的五言古风为创作的主要艺术形式，写下了著名的诗歌理论文章《修竹篇序》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传统依据。可以说，没有陈子昂就没有唐代诗歌的奇伟瑰丽。唐代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，乃至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张靓丽的名片，跟陈子昂的开拓之功分不开。金代诗评家元好问赞誉陈子昂“论功若准平吴例，合著黄金铸子昂。”清代陈衍更是赞誉，“一代唐音出射洪”。

11月29日下午3点，2021年名人大讲堂第八讲迎来众多观众期待的“陈子昂专题”，本场讲堂设在陈子昂故里射洪，这也是名人大讲堂再次设坛名人故里。此前，“名人大讲堂”曾落地常璩故里崇州，走进李调元故里德阳。

“名人大讲堂”是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、四川日报报业集团(封面新闻、华西都市报)、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重要文化活动，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。

本次大讲堂演讲具体地点是位于射洪的陈子昂纪念地——文宗苑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王红，以“从金华山到幽州台——走近唐代诗人陈子昂”为题，作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演讲。



登上“名人大讲堂”，王红教授全面解读陈子昂悲情而开阔的人生。

### 《登幽州台歌》并非陈子昂原创？真是“对着苍茫天地唱出来的心声”

在第一个部分，王教授分析了围绕陈子昂身上的几个谜团。其中包括陈子昂对武周政权的态度究竟是什么？他是政治投机，借武则天代唐之机谋求进身之道？还是政治上糊涂，明珠暗投？暗地结交反武人士，伺机光复李唐政权？还是着眼国家命运，乘时而出，积极有为，一展抱负？王教授通过武则天这个人物的分析，对陈子昂当时的处境进行了细致的讨论。

此外，王教授还提到，近年来，在学术界有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——《登幽州台歌》是陈子昂原创吗？认为不是原创的一方提出的理由是，现存陈子昂集的最早版本——明弘治四年(1491年)杨澄刻本《陈伯玉集》十卷中并无此诗。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就曾讲：“如果此歌为陈子昂所作，卢藏用编集时为何不收录呢？如果说是记录陈子昂登台时的歌唱，但卢藏用明明在幽州二千里外的终南山隐居。那么似乎只有一种可能，即此四句是卢根据陈赠诗的内容，加以概括而成，目的是在为陈所作传中将他的孤愤悲凄作形象之叙述。”但认为该诗是陈子昂原

创的一方，比如彭庆生教授《又见幽州台》中认为：卢编陈集中，原本就有这首诗，只是没有收入卷二“杂诗”而已。这是卢藏用的疏忽。也许他以为，此歌既已载《别传》，则无须编入“杂诗”，如同《别传》载有子昂向武攸宜进谏之言，长达522字，实际上是一篇完整文章，但卢氏亦未编入卷九“上书”类。

经过一番讨论，王教授赞同该诗是陈子昂原创的观点，“如子昂向武攸宜进谏之言，深切著明，情辞慷慨，风格与子昂书疏完全一致，此绝非卢藏用“根据大意”所能“改写”者，适可证子昂还朝之后，归隐之前，曾与藏用晤谈，详述其在幽州之行事、言论与作品，故《别传》载之详明，确凿可信。”

36岁左右的陈子昂被构陷入狱，第二年狱解，复官右拾遗。第三年从武攸宜北上幽州。登蓟北楼，感昔乐生、燕昭之事，赋诗数首。乃泫然流涕歌曰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王教授说，揣摩诗意，细读卢藏用《别传》，联系陈、卢二人的身世、经历、文风，“个人以为，这几句元气淋漓的歌唱，即使有用前人成句处，依然应是出自陈子昂之口。这真是对着苍茫天地唱出来的心声，不是‘作’出来的诗。”



“名人大讲堂”在陈子昂纪念地——文宗苑开讲。

### “悲风为我起 激烈伤雄才” 杜甫曾到射洪瞻仰陈子昂遗踪

子昂死因，后人多有疑议。陈子昂冤死之谜，也一直是研究陈子昂的重要课题。在卢藏用《陈氏别传》中，这样记载陈子昂去世的情况：“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，闻其家有财，乃附会文法，将欲害之。子昂惶惧，使家人纳钱二十万，而简意未已，数舆曳就吏。子昂素羸疾，又哀毁，杖不能起。外迫苛政，自度气力恐不全，因命著自筮，卦成，仰而号曰：‘天命不佑，吾其死矣！’于是遂绝。”《新唐书·陈子昂传》所记相同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一个县令如何能如此胁迫“带官取给而归”的中朝谏官以至迫害至死？何况此县令还是个毫无骨气的邈遯小人？岑仲勉先生、王运熙先生等均认为子昂之死是武氏家族(武承嗣、武三思等)假手段简迫害。但也有人认为陈子昂就是死于贪暴县令之手，无更深背景。还有私撰国史、所倡导的文风触怒上官婉儿(间接得罪武三思)诸说，似更不合逻辑。

陈子昂仅仅是一位诗人或文学家吗？他的贡献仅限于文学？在讲座第二个主题“悲风为我起，激烈伤雄才——‘致君尧舜’的艰难实践”中，王教授就重点谈到陈子昂有着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，“在蜀中长大的陈子昂任侠使气，到十七八岁才折节读书，博览经史百家，学识渊博，除了早已展露的文学才华，他显然更关注历代兴亡、现实政治。多次进谏，文集中留下大量政论文章，基本见解：缓刑崇德；息兵革；省赋役，重农桑；抚慰宗室，各使自安。”

陈子昂的诗歌实践和诗歌理论，对李白、杜甫等盛唐诗人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陈子昂冤死六十多年后，杜甫来射洪瞻仰遗踪。“有才继骚雅，哲匠不比肩。公生扬马后，名与日月悬。”(《陈拾遗故宅》)；“悲风为我起，激烈伤雄才。”(《冬到金华山观，因得故拾遗陈公学道遗迹》)；两位立志“致君尧舜”的伟大诗人，异代同悲。

### 从“文宗”到“蜀学” 其人其诗其文至今仍有启迪意义

陈子昂今存诗约127首，文110多篇。在讲座第三个主题部分“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：盛世大唐的文学先驱”中，王教授重点分析了陈子昂的文学成就。她指出，“与其对其政治态度评价的分歧不同，对陈子昂文学成就的杰出，启唐诗先声之贡献，古今几乎无大争议。子昂诗，一反六朝至唐初纤弱艳丽倾向，以复古为革新，开盛唐朴素雄健之风，这是历代定评。”《陈氏别传》中最早称陈子昂为“文宗”，“初为诗，幽人王适见而惊曰：此子必为文宗矣。”韩愈曾用《荐士》中两句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”，为陈子昂在文学上的贡献给出了极高的评价。

从陈子昂其人其诗其文，王教授还延展谈到“蜀学”。在她看来，“古巴蜀地区地理上山川四阻，道路艰险，却气候温润，物产丰饶；民风飞扬洒脱，热烈浪漫，立异标新；好文艺慕才华；不轻财富；思想学术传统丰富多元，是培育、滋养文化的绝佳区域。蜀地多奇才、通才，蜀学兼容并包，多元，独立，不一味趋附主流或者时尚。陈子昂之读书、为学以至政治态度、文学主张，都打着蜀学的印记。今日对我们仍有启迪。”